



龙香传

LONG
XANG ZHUAN
HETAO ZHU

我一直都很爱。爱到无法不爱，绝望成海。

黑桃



著



W

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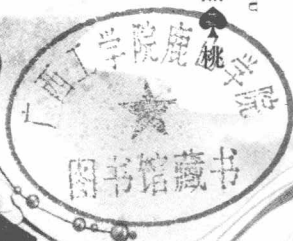
WWW.BHZZWY.COM



龙吟传

LONG
XIANG ZHUN
HEITAO ZHU

黑桃



452788

广西工学院鹿山学院图书馆



d452788



WWW.BHZWY.COM
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
452788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龙香传/黑桃著.——南昌: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10.7

ISBN 978-7-80742-915-9

I.龙… II.黑… III.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 IV.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0) 第064914号

出版社	百花洲文艺出版社	
社 址	南昌市阳明路 310号江西出版大厦	邮编 330008
电 话	0791-6894736 (发行热线)	
网 址	http://www.bhzwjy.com	
E-mail	bhz@bhzwjy.com	

书 名	龙香传
作 者	黑桃
责任编辑	吴山芳
特约编辑	梁玉玲 管桦
封面绘制	猫君
装帧设计	猫平方工作室
经 销	全国新华书店
印 刷	北京尚唐印刷包装有限公司
开 本	880mm × 1300mm 32开
印 张	6.5
字 数	160千字
版 次	2010年 7 月第1版
印 次	2010年 7 月第1次印刷
定 价	10.00元
书 号	ISBN 978-7-80742-915-9



I247.57
HT-B

赣版权登字-05-2010-12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(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《男生女生》编辑部联系调换) 电话: 0451-53602927

CONTENTS
目录

[引子]	1
[零一] 纸人索命	4
[零二] 水银疑踪	10
[零三] 翠玉箫音	16
[零四] 不老仙丹	25
[零五] 寒溪水涧	32
[零六] 惊现白鹤	42
[零七] 火树银花	47
[零八] 真假夫人	54
[零九] 年号瑞凤	62
[零十] 夜半惊魂	69
[十一] 名册之谜	74



- [十二] 龙游屏风 80
- [十三] 疏勒谋士 88
- [十四] 白狐血统 94
- [十五] 皇城紫气 103
- [十六] 凤仪名箫 108
- [十七] 阴寒之毒 115
- [十八] 初遇宸妃 123
- [十九] 韦氏琼仙 129
- [二十] 附玉而行 137
- [廿一] 神医禁药 143
- [廿二] 深宫秘闻 150
- [廿三] 太皇之殇 158
- [廿四] 空镜真相 168
- [廿五] 宫廷政变 177
- [廿六] 紫云玄虚 185
- [廿七] 天机道 195
- [廿八] 飞身成仙 197



[引子]

百年一次的百花盛宴在昆仑宫天镛城摆下，朵朵五彩祥云蒸腾喷涌，众仙卿驾云车龙马自天边而来。一时间，昆仑山雾气弥漫，仙来仙往，好不热闹。

大雪山雪龙王也想分得一杯佳酿，无奈仙阶不高，被那开明兽拒之门外，不得入内。这时，他想起了老朋友守护仙猿。

雪龙王辗转奔至位于昆仑墟正西的玄圃堂，只见五色玉树，荫翳五百里，夜至水上，其光如烛，美艳非常。而守护五色玉树的守护仙猿小心地捧一小罐百花仙酿，凑至嘴前，刚要细品。

“且慢——！”雪龙王急忙挥手一摆，宽大的袖风中带出一道白光，直直弹向水面，激起朵朵飞花碎玉。

仙猿不悦地望了雪龙王一眼，将百花仙酿藏至身后，问道：“雪龙王，你又来讨要仙酿了，这仙酿不可多得，今日你拿什么来交换？”

雪龙王想起，上次天镛城举办百花宴时，自己曾从老友守护仙猿处讨来小半罐儿仙酿，当时满口答应过后带些应天灵地气而生的千年雪莲送他，可喝



过了佳酿，酩酊大醉便忘记了这档子事。若非仙猿这么一问，自己还想不起来呢。

雪龙王脑门儿渗出层层蓝色汗珠，睁眼说瞎话：“千年雪莲嘛，我自然记得的……本来都为贤弟准备好了，只不过今日来得急了……哈哈……要不，我先将这雪灵珠抵押在此，三日内必取来千年雪莲交换此物？”

说着，雪龙王从口中吐出一道蓝光来，那蓝光势如闪电般幻化成一颗明珠的模样，轻悠悠降落下来，在雪龙王的掌心上空缓慢旋转不停，顿时，这临水玉树下面晃出一片蓝幽幽的光芒。

“雪灵珠，贤弟你是知道的，它凝聚了大雪山恒久不散的仙圣灵气，吸日月星辰之精华，乃我大雪山镇山之宝，可比什么千年雪莲万年雪芝都要有助于修行！”

守护仙猿眼珠儿一转，说道：“龙王，你此话可当真？”

“当真！”

“那……”守护仙猿一把抢过冰蓝剔透的雪灵珠，“那还要加上万年雪芝！万年雪芝！”

雪龙王满口答应，顺势夺过小半罐儿的百花仙酿，闭上眼睛陶醉其中。百花酿就是美味呀，听说这回特别融合了百果仙的蜜露，更加醇香味美了。

守护仙猿盯着手中不停旋转的雪灵珠，吞咽不下。这雪灵珠的灵力太强了，入喉居然传来冰霜刺骨的疼痛，不是普通神灵能够生受得了的。望着碧星闪烁的五彩玉树，守护仙猿在树干处挖了个洞，将这雪灵珠埋入玉树洞中。

只见蓝色冰霜迅速冻结树洞口，可五彩玉树愈合能力更加飞速，眼看这一片蓝色冰霜被五彩玉色所覆盖，慢慢地，慢慢地，冰霜被玉色侵蚀掉，那玉树光芒更加明亮，星火之美剧烈地燃成了一片……





[零一 纸人案命]

初次遇见梁王瀚海的时候，正好赶上艮州经略安抚使沈石边的案子。

那日天还未亮，崆峒山涧一片寂静，远处传来鸣泉空旷的流水声，带有入秋的丝丝寒意。我很早起来，从苗圃最上层的石柜里取出一个封口石瓶，倒出黄豆粒大小的九枚丹丸。这是师父临出门前嘱托三师兄龙井去做的，要他在十五月圆之日去给一位叫做沈石边的大人送去九枚保元丹。

而三师兄龙井与二师兄龙羽进山采药未能回来，此等小事便落在我头上。

我穿了青幽幽的道服，外罩一件灰白色的鹤氅裘，手中紧紧攥着一件青瓷小瓶，踏着夜色就下了山。三师兄说过，“我们修仙的人要低调，越低调就越显得高深。”所以，他把我唯一的坐骑给偷偷炖掉了。那时，小母鸡还没有强壮到承受我的重量，三师兄就等不及它长大了。

从此，我开始佩服师父的眼光，姜还是老的辣，选坐骑嘛就要选只大个儿的——下至平头百姓上至王公贵族都在纷纷传颂，我们低调的师父骑着一只大鹤在空中飞来飞去，神姿仙态。

艮州经略安抚使沈大人在离此不远的城池里有一座私邸，相当富丽堂皇。

据传他非常宠爱一名叫做金鱼的歌姬，便仿照殷商夏宫的模样，专门为她建造了这座府邸。

这些事情都是三师兄告诉我的，他说：“香儿啊，从这青石道一直往前走，便能看到沈宅后院。沿着沈宅的院墙朝左前行，再拐两道弯就是沈府的正门，你将这瓷瓶交给那金鱼歌姬便可以了。”

“金鱼歌姬？这里面不是保元丹吗？她，也吃保元丹？”我嘻嘻笑起来。

三师兄皱了皱眉头，答道：“这倒不是她要吃。好像是前年沈大人生病时，他的夫人曾经来求过丹药……但为何交给金鱼，师父却没有交代过，大概是这府上的女主人只有金鱼一个吧。”

“咦？那沈大人的原配妻子哪里去了？”

“哎呀！女人掐架的事情我怎么知道啊！”三师兄恼怒了一阵，又忧虑地说，“可是香儿，你只管交过去瓶子就好了，不论发生什么事，都莫多问莫多管，乖乖回到山里来。”

我笑嘻嘻地拍了拍三师兄的肩膀，“知道啦！放心吧！”

“还有，你千万不要四处乱跑……我担心你……”

“好啦！”我翻了个白眼，“要不我和二师兄去采药，你自个儿去送保元丹？”

三师兄望了二师兄一眼，对我认真地说：“你甭打他的主意了，二师兄是不近男色的！”

“滚！”我从门旁抽出扫把，连打带骂把三师兄赶出房门。

太不像话了！竟然暗指我像男人！我看了看自己身上低调的青白道服，摸了摸脂粉不施的脸孔与光滑乌黑的发髻，似乎与二师兄和三师兄没有什么区别。可，可我终归是个女儿家啊。

三师兄还说什么二师兄不近男色，他自己难道是女色？真是的！对此，我十分痛恨三师兄的啰唆，他不愧“山中话痨”之美誉，可与他结伴采药的二师兄却是山中最无趣最寡言最闷骚的男人，虽然是不近男色的，可也不近女色，对什么都是淡淡的样子，弄得我一直好奇地围着他身边绕，看他到底在想什么。人类，怎么会没有喜好呢？

后来，这种举动被三师兄猜疑了，还以为我有什么想法。这也直接导致了二师兄与我的关系彻底冻结，他连一星半点儿都不愿意跟我说。有次，我问他水莽草是苦味还是辛味？谁知道他猛然后退几步，头也不回地跑掉了，弄得我一头雾水。等我转身的工夫，他又跑回来，往我嘴里塞来一摊生生碾碎的药末，味道极为酸苦，弄得我脸都皱在一起。从此，我宁可憋着不问，也不敢麻烦他了。

其实，二师兄原本一直陪着师父走南闯北的，可偏偏生了一张俊美的冷脸，无意间惹来无数狂蜂暴蝶。渐渐地，师父也就不怎么愿意让他下山了，只有非常尊贵的客人相邀，他才陪同师父前往。一直以来，他都默默待在晾晒台上。打理那些散发出独特味道的草药。

我望着两个男人离去的背影，真不知道这两个不同怪癖的男人是怎么结伴在一起的。自他们离开以后，这山谷就空了。

关于大师兄，我从来都没有见过大师兄，连他是圆是扁都不知道，只知道他和我一样，都得了师父高深的绝技，是使药的行家。而大师兄失踪了以后，三师兄才进的门，我曾经问过二师兄有关大师兄的事情，可他寡言少语，怎么都不肯说。于是，我们都知道上面有个大师兄，至于他是谁，已无据可考了……

其实，三师兄的担心不无多余，因为我天生便是跛足的女子，虽蜗居在山谷间，但总有人来求师父的丹药，他们用一种惊疑的目光盯着我的跛脚，问道：“你师父的丹药这么有名，为何治不好你的跛脚？”

我表面平静地望着丹鼎下的熊熊烈火，其实心里在憋火，说道：“我的脚是天生缺了一块骨头，不是随便什么药石都能治好的。”

缺了一块骨头。

初时回答这话时，有一种卑微的难堪。可是师父说了，上天赋予每个人的一切都是平等的，虽然缺了这块骨头，却注定我有着其他特殊的才能——比如说对药石的掌控能力，比如说试百毒而不侵。所以师父炼制出颜色各异的丹丸后，我就是他唯一的试药人。因此，我对药石的掌控能力也绝非普通人类所能比拟。

很久没有下山了，这坊间巷道毕竟不比山上，晦涩难行，我微跛的左脚时不时踩在青石缝隙处，崴得生疼。偶尔有一缕天光从房檐间漏出，很快又被遮挡住。我寻了半天才看到沈府的高墙别苑，刚要拐过去，却惊异地发现沈府后门竟然半开半合着，一团一团的红光从门缝中透出来，群魔乱舞，妖异非常。



沈府里莫不是进了什么妖孽？

我屏住呼吸探过身去，却瞥见纸片一般的白色的影子匿入乌黑一团的屋檐下。天光暗淡，只见那纸人跌耸了半天，竟然顺着窗缝溜了进去。

“不好！”我心中暗叫一声，原来刚才猜得没错，这定是什么妖孽要去害人了，作为玄妙观的女弟子，我怎能袖手旁观呢？

一着急，我便把三师兄的叮嘱全忘在脑后了，只顾着跌跌撞撞闯进来，斩妖除魔，救人性命。

时值深秋，花木稀疏，这几团红光原来是檐下成串的灯笼，被秋霜蒙上一层血色花纹，在那光线无法照射的黑暗角落处，无一不隐藏着数只蠢蠢欲动的精怪，他们看到我却毫无惊惶之意，而是东张西望地向着一个方向跑动。只见石阶、枯树、窗棂爬满了这种小巧玲珑的白色精怪，虽然不成什么气候，但数量如此可观，看来这沈府绝非干净的地方。

在一扇菱花门背后，精怪们消失不见，我确认这便是那纸人挤进的房间，便从后腰摸出一柄镇魂铃，轻轻推开房门，里面漆黑一团，分辨不清东西。我正犹豫着是否应该迈步进去，却听到脚步声由远及近而来。我转回头，一位穿着华贵的妇人惊慌失措地拿着烛台，颤抖地问：“你、你何人？”

我举起手中的镇魂铃晃了晃，铃声在寂静的夜空中极为刺耳。

那妇人看到我这镇魂铃，忽然笑了，说道：“原来是玄妙观的道姑。莫非老爷书房中有着什么妖怪不成？既然如此，便将烛台给你，让你进去瞧个清楚。”

我谢过她，侧身进去，只见昏黄的烛光下，数条绳结断裂，书卷散落一地，窗边歪斜着我刚刚看到的白纸人，被细细的绳系着一端，发出熏人的气味。原来那纸人便是这样进来的啊，我只顾着进去斩妖除魔，忽略了纸人既没发出妖魔的光彩，又没有阵阵妖风，这就是一张纸人，没有生命，没有妖气。

我浑身都松懈下来，重重叹了一口气，忽然瞧见歪塌的书卷中，我寻找的经略安抚使沈石边沈大人正伏倒在书堆上，似在小憩。

“大人？”我走过去，轻轻触一下他的肩膀，沈大人的身体马上倾斜到一侧，只见他怒目圆睁，黑发随之而落，唇齿间似有乌血流出，好像刚死去不久。

“大人……”我握着镇魂铃的手颤抖着，正不知如何是好，身后的房门却砰的一声被关上了，紧接着被上了锁。

“夫人，夫人！”我吓了一跳，连忙敲打房门，却听到那妇人号啕大哭，“杀人啦！杀人啦！快来人哪！老爷被杀啦！”

“喂！那个……不是我！”我死命地敲打房门，铜锁也发出不甘而沉重的声音，“哐当，哐当，哐当当……”

恍惚间，放在袖子中的青花瓷瓶掉落在地，轰然碎成八片，里面的九粒保元丹滚得到处都是。



[零二 水银疑踪]

我相信这是一个阴谋。

就好比衙门里的人都将这陌生女人称作沈夫人一样，这座宅邸根本没有什么叫做金鱼的歌姬，而是沈石边与沈夫人的府宅。沈夫人与她的仆役们齐声控告是我杀死了他们的老爷，而那天，是我第一次到沈府来。

我开始不明白，那个女人明明看到我这样走入四下漆黑的房间并未做什么，却控诉我杀害了他们的沈老爷。

我不服气，也不肯承认，于是被押入了女监，受尽酷刑。

有钱有权就是好，每次我鲜血淋漓地被拖上大堂，而沈夫人却可以安然端坐，他们根本不想审理这案子，只是让我承认是我杀死了沈老爷，然后画押，再被处以死刑。我哀怨至极，我死不瞑目，我在心里呼唤着师父快来救我。人人都说玄机上人仁慈宽厚，普度众生，要是他再不来，他的女弟子就要被众生普度了……

正在这时，满堂的吵嚷声戛然而止，刁蛮的沈夫人竟然慌慌张张地站起身来，我疑惑地回过头，原来是有人自门口大摇大摆走了进来。清晨的薄曦从他

身后照射过来，如一道白色光环自他身上发出，让我无法辨别来人的模样，只觉得那沉重坚定的脚步声充满了刚毅与果敢。

知州大人慌忙作揖，对那人低低唤了声：“不知梁王驾到，有失远迎。”

我诧异极了，只见那位王爷一步一步踱至近前，漫不经心地问道：“沈石边的案子怎么样了？抓到凶手了吗？”

知州大人指着我说：“回梁王，就是她！”

“是个道姑？”梁王把脸转向我，细细打量了一番，他那炯炯的目光忽然精锐地亮了一下。他问我：“你是哪个观的？”

“崆峒山玄妙观。”

“哦，崆峒山玄妙观……”梁王喃喃重复了我的话语，又接着问，“那么，是你杀了安抚使沈大人吗？你为什么要杀他？”

“我没有杀人。”我的眼泪都快流出来了。

“胡说！”沈夫人凄厉长号，“我一进门便见她杀死了老爷，是她！是这个小瘸子杀害了我家老爷！我要她赔命！我要她为老爷赔命！”

“听忤作说沈大人是被毒死的？”梁王蹲下来摊开手掌，让我看清楚，“是你下的毒吗？”

可是，这黄豆粒大小的红褐色丹丸明明是我送来的保元丹啊，这保元丹是健身强体的东西，怎么会害死人呢？

“啪！”又是一声惊堂木，“证据确凿，你还有何话可说？！”

我脑中嗡然作响，气得什么也说不出。





梁王站起来，对知州大人说：“这个案子，就由我亲自审理吧。”

“……”知州大人迟疑了一下，还是让出位子来。我们都不知道梁王的葫芦里装的是什么药，他怎能如此淡定地坐在书案后面，低垂眼帘，如一尊法力无边的神佛，可我却不能从他的表情中看出一丝一毫的慈悲征兆。

梁王问我：“沈石边死的时候，你还见到了什么？比如说什么异常的颜色、气味、声音？”

他为什么这么问我？我茫然极了，只得老实回答：“回王爷，我到达的时候，沈大人就已经死了。”

“那么，你为何会出现在沈石边的书房中？”

“奉家师之命，给沈大人送九粒保元丹。沈大人每月十五都要吃家师的保元丹。”我就是送这该死的保元丹才沦落到这个地方的。电光石火间，我忽然想起那被人用线操纵着的白色纸人，它身上怪怪的味道应该是……硝酸！

梁王瀚海很感兴趣，他问：“硝酸？！”

“是的，硝酸，那味道不会错的。只不过，那纸人周围还有些圆滚滚的银白色小珠子，见缝则钻，入隙而化……难道是……”我神色一敛，不由望向沈夫人。

沈夫人大怒道：“死丫头，你看我做什么？难道我会害死我家老爷吗？”

梁王瀚海看了看我，又看了看沈夫人，问道：“姑娘，你知道沈石边所中何毒吗？”

“回大人，”我回忆着看到沈石边的那一刻，“他的面容并无异常，只是